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新结构经济学
思与辨

王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新结构经济学
思与辩

王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 / 王勇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5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ISBN 978-7-301-28295-3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结构经济学—研究 IV. ①F01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548 号

- 书 名 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
XINJIEGOU JINGJIXUE SI YU BIAN
- 著作责任者 王 勇 著
- 责任编辑 任京雪 叶 楠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295-3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em@pup.cn QQ:552063295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10.125 印张 227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4000 册
-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001 / 导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立论：核心概念与观点

025 /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

041 / 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

054 / 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

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与感悟

087 / 以“常无”的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评林毅夫教授
《本体与常无》

- 097 / 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反思
106 / 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感评
115 / 再读《与林老师对话》有感
132 / 解读世界银行《经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
137 /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

- 153 /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161 / 漫谈“产业政策”
172 / 我们需要继续研究产业政策吗？
177 / 产业政策大讨论：企业家、法治与产业政策
182 / 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185 / 崇明岛产业发展之忧乐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 193 /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197 /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我见
201 / 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改革含义

新结构经济学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 207 /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国有企业的命运

212 / 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沉浮逻辑与结构变迁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221 / 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正名

231 /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宏观经济

239 / 有为政府与中国宏观政策

245 / 中国经济增长率到底有多少

250 / 为何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吸收量是印度的九倍？

255 /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巨额成本是否为合理的政府财政支出？

260 / 中国的收入税亟需调整

新结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267 / “体验”经济政策

272 /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

293 / 后记

导 论

如果从 1996 年进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本科开始算起,迄今为止我学习经济学已有二十多年。现在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独著。它基本涵盖了我对新结构经济学与很多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这次能够结集出版,对我意义非凡。

本书收集的主要是自 2008 年以来,我在各类财经媒体或者杂志上发表的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学术性杂文与随笔。出版本书,我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希望这本书能够以相对通俗易懂的非专业学术语言向广大经济学爱好者与研究者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以及在具体现实与政策问题上的运用;第二,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澄清当前在国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普遍存在的若干重大误解;第三,希望在介绍与澄清的过程中,我能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总结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缺

点与不足,从而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与研究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发生在林毅夫老师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之际。更确切地说,是在2009年6月2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高级经济学研讨会期间,林老师作题为“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后来该文的英文稿于2011年发表于*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的第26卷第2期,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纲领性奠基之作。新结构经济学运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动态内生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含义,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独立领域诞生以来逐渐兴起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的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诞生的时代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这是继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20世纪的那次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传统的市场理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与挑战。而2008年的这一次危机,也迫使整个学术界对现有的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尤其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并至今仍旧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潮的反思。比如,我们认识到,在过去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对金融问题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经济增长与发展

经济学中,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面对拉美与东欧改革的失败,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现实的发展与主流的理论之间的背离与矛盾越来越突出。譬如,2008年世界银行花费600万美元历时两年形成一份《经济增长与发展报告》,全面回顾与评价了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并促进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绩效方面所起到的指导作用。联合撰写这份报告的有三类专家:一类是包括罗伯特·索洛、保罗·罗默等人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权威学者,一类是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各国从事政策制定的财经高官,另一类是多位著名跨国企业的老总。由学、政、商这三界的国际精英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我们知道得太少了,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作用太有限了。

2008年6月,林毅夫老师正式到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报到,担任高级副行长与首席经济学家,成为第一位担此要职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很快,林老师眷顾,邀请我2008年暑假到世界银行去实习,与他一起合作写论文。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博士,当年秋天就要上市场找工作,所以正在紧张地修改自己的求职论文。但我还是当年暑假就来到了世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美国NBC做了转播,而我和李志赞师兄就是在世行一起看的电视转播,觉得开幕式整体非常惊艳。那个暑假,我开始与林老师和短期到访的鞠建东老师一起合作酝酿一个具有多个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这个研究与我的求职论文虽然都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模型。当我开始着手建立修改这个模型的时候,特别是有了林毅夫老师和鞠建东老师的指点,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地推迟返回芝加哥大学的日期,尽管理智

告诉自己其实应该早点回去继续认真修改我的求职论文并准备走向市场了。

这篇与鞠建东、林毅夫两位老师合作的文章,最后几经曲折终于发表于2015年的《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题为“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讨论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本身如何推动产业不断升级、结构不断变迁。它提供了一个刻画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在静态和动态上决定产业结构及其演化的增长理论模型,应该说这是新结构经济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了将林老师之前一直所说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O模型更好地区分开来,我们这篇文章里特意考虑了封闭经济,从而关闭了H-O模型中依赖于国际分工的机制。

虽然我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将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学习和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包罗万象,其中我对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或者有时又称为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这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流分支的文献理解与学习,最初却是从写这篇论文才真正开始深入的,因为都是关于多部门非均衡增长的动态分析。在与林老师的讨论中,我也反复不断地提起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结构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文献,反复讨论我们的文章机制与现有结构转型文献的区别,不知这是否对林老师最后决定选择“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称在潜移默化中也有一丝丝边际影响呢?

当然,林老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分析框架和基本理念,绝对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建立在他之前就有的长期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之上的。我个人认为,要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前世,有

三本(篇)著作必须读。

第一本是由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合著的《中国的奇迹：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由上海三联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老师与两位合作者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此重点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为何经济绩效如此不同。林老师并不满足于当时绝大多数主流学者所提出的这仅是由“计划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差别所导致的这个标准解释，而是更进一步，分析了“计划与市场”“国有与民营”这些制度差别本身是如何内生出来的，它们之间的经济绩效之所以有差别本身又是如何内生出来的，从而将理论分析进一步推进到了要素禀赋结构与发展战略的层面上。

第二篇是林毅夫老师以200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D. 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首场年度讲座为基础，于2003年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文章“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中文版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为题发表于《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林老师首度提出了自生能力(viability)这个概念，指的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所使用的技术的资本密集度是否与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如果宏观上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在微观上就会建立、扶持与补贴那些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包括大量的国有企业。这就为以前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在企业微观基础层面的对应理论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在不同的宏观发展战略下，企业行为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行为是如何内生、如何不同的。

第三本是林毅夫老师以 2007 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为基础,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09 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老师进一步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了全球,从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国际思潮如何影响各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制度安排与微观企业行为,从而导致宏观发展上的不同绩效。我觉得,写作这本书的思考过程也为林老师 2008 年 6 月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更系统地思考国际层面的经济发展与政策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当然,肯定有不少读者觉得时间宝贵,希望更直接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如果想从总体上比较深入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并且是接受过经济学硕士以上课程专业训练的读者朋友,那么我建议可以先从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增订版)一书开始读起。2011 年的英文版可以从世界银行网站上免费下载。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学术观点

很多学术界的朋友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相比,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有哪些学术上的新创见与洞识?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答案我相信是会随着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专。探索将永无止境。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的回答在其多本专著中都有重要论述。就我个人

理解,到目前为止,在理论层面上,新结构经济学可能至少在五个比较重要的方面的见解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的想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五点归纳在本书开篇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一文中。

如果比较喜欢通过正规的数学模型来更加严谨地认识与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我建议不妨从前面提到过的由鞠建东老师、林毅夫老师与我合作的发表于2015年《货币经济学杂志》(JME)上的那篇论文开始讨论。那篇论文主要是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内生的资本积累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如何决定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的动态变迁与宏观经济增长。该模型假设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无摩擦新古典环境,所以市场均衡已经是帕累托最优,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这个模型可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模型框架,讨论了当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变动时,在总体经济增长路径上的各个不同产业的产业周期动态演化路径、产业结构的动态内生变化等经济结构的动态问题。

如果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诸如产业政策等政府行为与政策干预进行学术研究,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在上述JME模型基础上再引入各种更加现实的市场不完美和结构性摩擦。林毅夫老师和我有另外两篇正在做的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论文,就是讨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产业具有马歇尔外部性、非竞争性市场结构等特征时,最优的政府政策干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那么,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与现有主流文献中所讨论的产业政策究竟有何不同?本书的第一部分中的第二篇文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个第三部分就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澄清外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方面的相关误解。

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

严格讲起来,与新结构经济学直接有关的学术争论应该至少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末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以及 20 世纪初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教授之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事实上,这两个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如果我们将林老师在 2009 年 6 月 2 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高级经济学研讨会上做“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当成新结构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在此之后,与新结构经济学直接相关的社会影响最广泛、交锋最激烈的学术争论莫过于 2016 年发生在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间的那场产业政策之争,以及后来发生在林毅夫教授与田国强教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学术争论了。

林、张之间的产业政策之争其实至少可以追溯到 2014 年暑期在上海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组织的那场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追思会。2016 年 8 月,在我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又举办了“产业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是由我倡议发起并共同参与组织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做了关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主题发言,强调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没过多久,张维迎教授在另一个场合针对产业政策做出了非常不同的论述,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这进而逐渐引发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大讨论。特别是 2016 年 11 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由黄益平教授组织并主持了一期“朗润/格政”特别活动,邀请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老师同时登台,就产业政

策问题现场 PK, 实况直播, 更是将这场辩论推向了高潮, 英国《经济学家》等国际主流媒体都对此争论做了报道。

我本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 也很自然地卷入了这场争论。对于这场争论的学术质量与价值, 学术界同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如何, 至少在客观上促使有关学者将相关学术文献与国外经验都趁机学习或者回顾了一遍, 也促使全社会, 包括市场人士与决策部门, 都更加认真地思考了产业升级与政府角色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场大争论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 知道了“有为政府”。但由于这场争论主要是在新闻媒体上进行, 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的书面交锋, 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媒体记者或刻意或无意的失真、失准的报道, 然后很快在网络上以讹传讹, 甚至有不少学术界的职业经济学家都被媒体误导, 对新结构经济学也产生了误解。为了正本清源, 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篇文章“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个第三部分专门结合我自己的相关研究和对于文献的理解, 针对性地阐述了我对产业政策, 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和所批评的产业政策的理解, 同时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常见误解做出了澄清。

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令人纠结的话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必然会涉及政府的作用, 自然也包括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主张政府积极有为, 很快也就变成了国内争论的另一个焦点, 尤其是在中国仍旧存在大量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与管制需要被取消与放松的现实背景下。据我观察, 反对“有为政府”提法比较集中的一个群体是商界与市场人士, 他们每每痛陈在做生意的时候被政府的“有为”折磨

得苦,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士曾经从政府的扶持政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在经济学术界,对于“有为政府”的反对更是强烈,其中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是少数,更多的反对者,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有为政府”的概念与内涵不了解,甚至望文生义,没有理解清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乱为”与“不作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其中,反对“有为政府”的一个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田国强教授,他不断批评“有为政府”没有限制政府干预的边界,批评“有为政府”的理念会动摇甚至阻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进而提出应该提倡“有限政府”。同时,田教授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含义与外延,以及相关理论逻辑也提出了学术性的批评与质疑,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如果“有为政府论”是个错误的理论,那么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就是错的。这就把这种误解产生的后果变得特别严重了。

因此,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篇文章“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与整个第四部分都专门就“有为政府”的问题做出了针对性的澄清与阐述,并且希望通过对相关各个理论概念严格的思与辩,使得新结构经济学中对于“有为政府”的论述在内部逻辑上更加严谨一致。我在文章中强调,在其政策含义上,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论不仅不反对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而且明确地支持并且论述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进行改革。

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理解世界,更是希望能够尽量改变世界。林毅夫老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知行一体”,即只有能够帮助改造世界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理论。只有把事情做成了,才说明你真正知道了。这就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对于现实实践过程的有用性。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继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本体(理性选择),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张要秉持“常无”的开放心态,不被现有理论羁绊,直面现象,从现实中抽象出经济学的问题(决策者、决策者的目标、决策者的约束和决策者的选择空间)。这方面,林老师的《本体与常无》这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做了最全面的总结。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接受过现代主流经济学博士系统训练的学者,在当今互联网自媒体时代,面对各种民科论点与真知灼见鱼龙混杂的信息冲击,及时进行过滤与甄别成本很高。面对自己所不了解的经济现象,如果没有下过功夫真正去实地了解真实现象及其背后的真实情况,就很难抛开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与已有文献所带来的思维定式,通常也就很难真正去接受一种新的经济学学说,从而对任何新学说就具有天然的戒备心,甚至是敌意。此外,作为学者,面对学术发表的现实压力,如果自己论文的主张与潜在的大多数匿名审稿人不一致,那么文章被主流期刊接受的困难也将更大。而主流学刊的绝大多数匿名审稿人和杂志编辑都是主流理论的支持者甚至是倡导者,所以从事新结构